

隨園文選



陸園書信齋刊行

本館出報
各種標語
書籍，原
託廣益書
局經售。
晨報，讀
者最詳，
訂禮日衆
茲爲發
優待，業
另闢本館
批發所於
河南路泗
河路口。
方圖檢理
迅速，益
臻供應完
善。如何
惠顧，
竭誠歡迎。

序

文與詩殊，是以工文者不必能詩，工詩者不必能文。若以作文之法作詩，必非以作詩之法作文，亦不然。隨園之詩，誠能動人心目，入人肝脾，矜其性靈，加以學力，是無意爲之而善者也。其有意爲之而善者，駢文也，無意爲之而亦善者，尺牘也，有意爲之而不善者，古文也。古文何以有意爲之而不善？蓋詩可以性靈爲之，文不可以性靈求也。隨園知其然，故有意爲之，不知文又不可以有意求也。太似不得，太離不得，太摹仿不得，雖傷質，曲意致力，轉失自然之趣。此隨園之文，所以不若其詩也。自云欲撰古文，而苦無佳題，故有論文好似昇平將娶妾，常如下第人之句。此誤也。文之佳不佳，不盡關題之好不好，若必欲得好題目，始作一文，知其無能爲役於此矣。世之善爲文者，不論大題小題，枯題狹題，皆能爲之而佳；倘必待好題始作，豈不工文者得一好題，亦能使爲之而佳耶？恐無是理也。然其文法雖未合，義理自佳，予最愛其佛者九流之一論，雖使老佛復生，亦無以難之。其他若原士儉戒，嚴蔽釋名，魯肅論宋論，愛物說，後出師表辨，俱妙。所記各家逸事，及論喪娶書，足備異聞，而廣學識。唯魏徵論，似未免太苛。觀答陶觀察問乞病書，則知其所以早年解組之由，語極真切，不特淡於進取，急流勇退，苟非具大智慧人，曷克有此定力耶？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凡欲作令者，宜取作座右銘可也。初隨園以制舉文震動海內，爭相摹倣，以弋科名者，如操左券而袁穀芳氏獨不以爲然。蓋制舉之文，雖合章法，無當高深，猶俗士之作，卽文采斐然，而一瀉無餘，按之無物，咸爲識者所不取也。是以予不喜俗士空泛易盡之浮文，而

獨喜隨園經濟義理之古文，以爲於文格雖未可深求，而尙高出於世俗之文，不可以道里計。詩寧輕，文寧實，予之論詩文如是；然詩寧其輕而又實，文則萬不願其空而無實。若空而無實，卽今之所謂語體，烏可加以文名？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南隨朱太忙撰序

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顰，豈不皮傅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流手捉捫，天結地構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烈困厄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佚頻，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中，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荆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縉緞繡，練絲沃盥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勳？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館後學蔣士銓題。

新式隨園文選目次

長沙弔賈誼賦	一	太子太師禮部尙書沈文愨公神道碑	一九
不繫舟賦	二	刑部尙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二一
坐觀垂釣賦	三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二三
笑賦	三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二四
原士	四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志銘	二八
子產不毀游廟頌	六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二九
儉戒	六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三〇
嚴蔽	六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三一
釋名	七	范西屏墓志銘	三二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七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	三三
戶部尙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九	補羅先生墓志銘	三四
禮部尙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一一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三五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一二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三七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一五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四〇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一七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四二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四四	稗事二則	七一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四六	書馬僧	七二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四八	書梅軒觀察五事	七四
涇君小傳	五〇	送望山相公入關序	七七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五〇	送陸明府入都序	七八
李孝子傳	五二	史閣部遺集跋	七九
常孝子傳	五三	隨園記	八〇
徐靈胎先生傳	五四	隨園後記	八〇
江寧南校官傳	五五	隨園三記	八一
三賢合傳	五六	隨園四記	八二
廚者王小余傳	五八	隨園五記	八二
石大夫傳	五九	隨園六記	八三
短人傳	六〇	馬骨記	八四
記富察中丞四事	六〇	記句容叟	八四
書魯亮僨	六四	遊仙都峯記	八五
書麻城獄	六六	遊黃龍山記	八六
李敏達公逸事	六七	浙西三瀑布記	八七
鄧文端公逸事	六九	遊武夷山記	八七

祭姊文	八八	答友人某論文第二書	一一六
祭徐心梅秀才文	八九	答友人某論文第三書	一一九
胡稚威哀詞	九〇	答某生書	一二〇
韓生哀詞	九二	答程叢園論詩書	一二〇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九三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一二二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九四	荆軻書盜論	一二三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九七	駁侯朝宗于謙論	一二四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一〇一	魏徵論	一二五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一〇二	魯肅論	一二六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一〇四	高帝論	一二八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一〇五	宋論	一二九
答某山人書	一〇六	張巡殺妾論	一三一
再答某山人書	一〇八	高歡字文泰論	一三一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一〇八	駁公羊氏宋宣公論	一三二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一一〇	愛物說	一三三
答惠定宇書	一一三	清說	一三四
慰王麓園喪子書	一一四	玩古者說三篇	一三五
答友人某論文書	一一五	後出師表辨	一三七

金滕辨上	一三八	讀左傳	一四七
金滕辨下	一三九	讀孟子	一四七
書王荊公文集後	一四〇	讀左傳國策	一四八
書柳子封建論後	一四一	書秦檜傳後	一四九
書留侯傳後	一四三	書陸游傳後	一五〇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一四四	書張郎湖桌使逸事	一五一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一四五	策秀才文五道	一五八
書大學補傳後	一四五	論語解四篇	一六〇
讀賈子	一四六		

新式
標點

隨園文選

長沙弔賈誼賦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爲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英。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曼於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嚶嚶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求追彼絳灌之勳勳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妾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筆笞而憐汝蓀。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謚軻之笑人。聖賢每汝汝而蹇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明珠耀於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歎於衾席兮，媵妣譖而棄之。夫旣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於宣室兮，泣鬼神於前席。蓀拳拳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嘉遯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晚節兮，鵬鳥又知而來送。己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轡，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誤鳳凰爲鸚鵡兮，覽德輝而竟去。騶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旣蕭曼以雲征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咨嗟涕洟咸

年少兮。」

不繫舟賦有序

望山尙書，再蒞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園夾池屋，形如舟，公葺其舊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否非舟之所能自爲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宰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於博壁，月照影於承雷。隱影兮簾卷，庭冉冉兮雲留，偶振衣於綠野，恍遺世於丹邱。步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八達崇期，三檀藻棁，半榻中儼，一琴旁列。但栽薄媚之花，略綴飛來之石，雖不泊於江湖，儼橫陳而待涉。體靜而櫓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鵲峙，小瀝霜清，望舒涼室，錦淙烟庭，靈瑣縈停而霧掩，重檣屈竿以天成。左則車首斜臨，康圭遙踞，宜啓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絮。高軒象君子之懷，疎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遠景皆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夏始春餘，井欄石畔，竹密叢陰，草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葉辭條而律換，唯茲舟之隆然，偃長虹於天半。不因急雨以回帆，不逐浮萍而傍岸，篙工欲撼以難搖，錦纜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澄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繞芝蘭之契，手栽桃李之材，觀離落而心殷稼穡，聽波聲而夢繞黃淮。畫戟香而空塔花墮，牙旗颺而水面風來。然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自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朝雖控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前之峯影常青，此後之擊杳孰繼？鼓沙棠之楫，豈料重登？賦苦葉之匏，還期共濟。舟之泊也，其萬物以安恬，舟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況傍舟之草，附舟之蟲，本乘附之賤質，涉宦海之飄蓬。攀絃航而難再，空揭厲於波中，其能無挽綈纜而詠志，託雲物以歌也哉！

■坐觀垂釣賦 爲莊念農作

子才子息志塵軌，棲神玄妙，迴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子之孺，菁棘軸而遨遊於康衢也，吾則琅玕三尺，冰蠶一絲，馳波跳沫，與水爲嬉。當子之僕，邀相從，踰莊鞠踞，參衙府而不得舒也，吾乃投亞九飯，祝一鮪魚，伸眉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酒者溺，好獵者斃，當局者誤，旁觀者清。故五采之藻，袞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耀焉。五音之笙簫，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蕩水影以鱗鱗，魚浮空而戢戢。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醜扇以爲餌，削焦銅以爲鉤，或沉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綫，但置雙眸，試操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澹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神如東王公之鯉，大如任公子之鯨，年如姜尚父之老，臺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兮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邵而奚夸夫魚刀？子但知垂釣之樂，而烏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惘然神爽，結葦蠟蘆，投繩釋網，叩舷而歌曰：『巧人之巧，坐而息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書與魴鯉，慎出入兮；展如之人，大巧而有愚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容而遊，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蔽，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廣酌雉膏，甘焚象牙。豈知有造必化，無泉不瀉，縱置筦籥於枕邊，難挈分文於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千怨，博上一歡。或同謀而異

獲，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輒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唳思聞，尊羹想餐，不已償乎？又見禁忌百端，福田是慕，不學顏含，思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墓，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卻步。百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墮終身於雲霧。又有豬博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麗止吠。眸子聲然，神魂囚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錄自喜，常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斬半菽於戚里，揮萬鎰於伽藍。廣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感，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鉅創苛碎，清醴似豆，披膩顏衿，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鬪。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歐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於習而心昏，縛於教而自束，繩趨溝衷，龜腸蟬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寧顯悖夫周孔，懼小違於濂洛，如聾蟲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爲目。甚至八翼冲舉，一行未讀，相引爲曹，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滯，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祛其疾，惠莊之辨，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手暗挪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鬱然與莞爾，不能忍於須臾。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也？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箭，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

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子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鬪。漢末士多，故項王葬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高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卽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裁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薦，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遺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未免過雜，鄒意法溫公十科取士，而參以舒元與一議，其庶乎自記。

子產不毀游廟頌

奕奕游廟，南道而居，將葬簡公，黼黻難驅。繼爲火社，馬更契諸，葬除蒐除，豈子產私歟？當官而行，毀之毅如，乃有太叔操具而立，似毀不毀，探刺顏色，冀危得之，毋乃用術？子產過時，有啐其容，問不毀故，感動於中，顧曰：舍之以安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再恃巧干仁，愚者亦怪子產不然，稱心而待，寧墮彼術，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鬬不驚，乃至毀廟，肫肫其情，爲國教孝，匪已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其死也哀，其生也慶，借頌爲箴，今之從政。

儉戒

某尙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絨繡花，立而口公，公命將某婦詣轅，前驕擁而去。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慙視，俄而有蓬首持簪，衣七縷之布，從竄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蠶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蠶蟲，悖矣！尙書而表己之儉，故并載轅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殺其頭髻，意以警衆也。嗣後每巡，羣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大啖，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溺於鯁蝦間，則舂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卽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人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爲，行其心之所安，殺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爲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尙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卽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故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未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動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已若乎？嘻，愚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轉不絕，死而後已，彼豈望人之朱絲之，玄黃之，袞冕而破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塔次子翰林庶吉士湛輿機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計謨無聞，而要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夔而上。公奉世宗詔，侍皇上青宮最久，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陲，靡不異音同歡，慶堯舜復生。然則公啓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類，音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爲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澆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衝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憐老鹽倉淤中，小鹽渚夏蓋山功成，氓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淀爲咽喉，穹壤引泉，凹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督振陝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於致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世宗勿許。公雞斯徒跣，洵涕力請，至於批鱗叩關，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瑟縮，每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重違其意，乃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饘，公呼謝者，再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束脩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臧」。